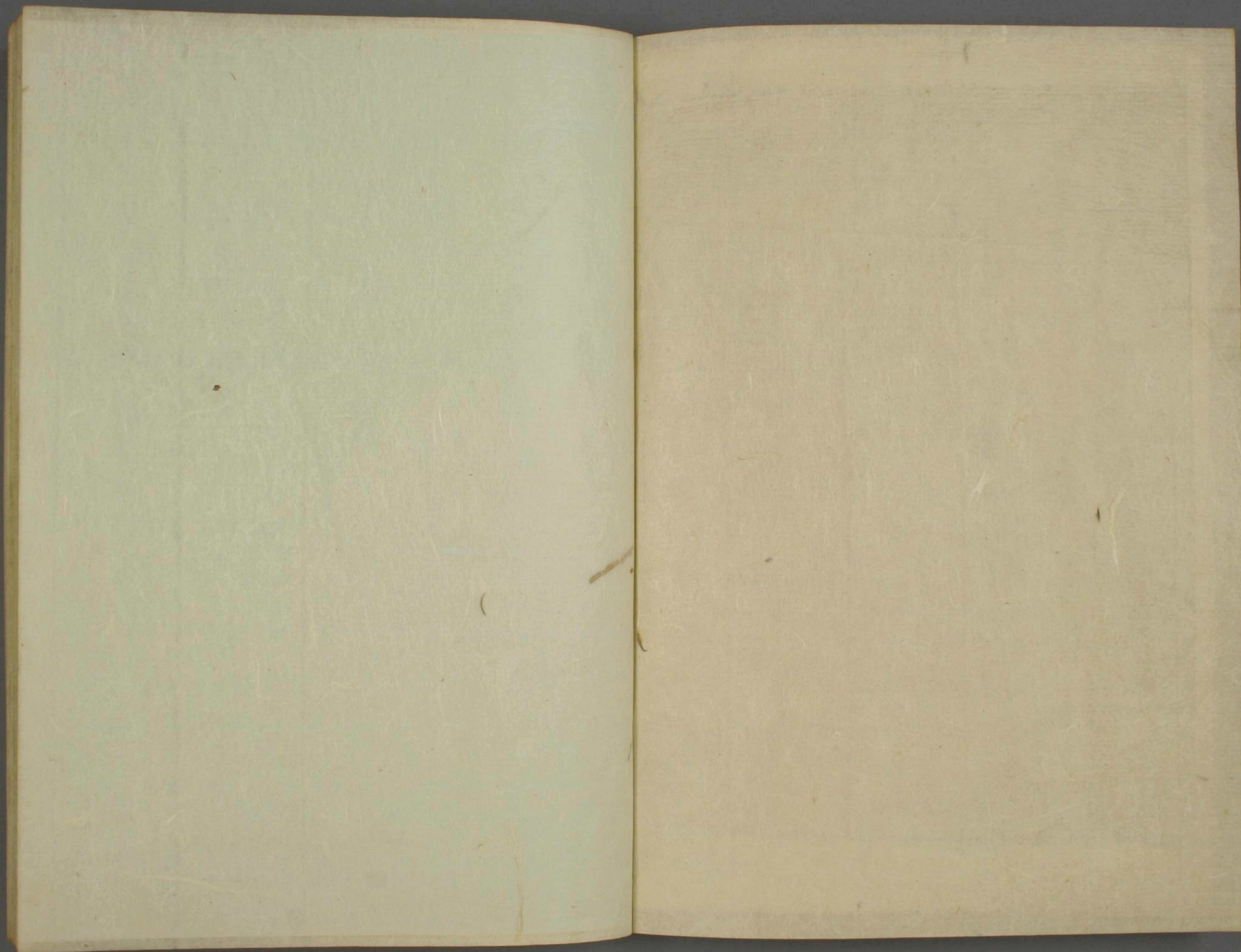


古今法書苑

六十三
六十四

412
49
34







古今法書苑卷之六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甫編

雲間王乾昌伯元甫校

十三之石九

晉蘭亭修禊序

永和九年

右蘭亭修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摹失真彌遠然時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邪想真蹟宜如何也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為温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復流落於人間太宗皇帝時購募所得集以



爲十卷俾摹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真本亡矣今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並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於真僞優劣覽者當自擇焉其前本流俗所傳不記其所得其二得於歿中丞王廣淵其三得於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別本在定州民家其四得於三司蔡給事君謨云

余嘗集錄前世遺文數千篇因得悉覽諸賢筆蹟遂稍通其學然則人之於學可不勉哉今老矣目昏手顫雖不能揮翰而開卷臨几辨別精粗若范君模蘭

亭實爲難得也竊幸覽焉爲之忘倦

君模范文度摹本蘭亭跋曰右軍蘭亭最著當世尚有搨本祕閣一本蘇才翁一本周越一本猶有氣象存焉今觀摹倣蓋得之

自唐末千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宋興百年之間雄文碩儒比肩而出獨字學久而不振未能比蹤唐人余每以爲恨今乃獲見范君筆法信乎時不乏人而患知之不博不然有於中必形於外若范君者筆跡不傳於世而獨藏其家蓋其潛光晦德非止其書闕不傳也

蘭亭序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
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徧摹遂亡其後溫韜發諸陵
蘭亭復出太宗朝留神書學嘗出使購求藝文諸書
當時已無蘭亭矣仁宗復遣尚書椽求於四方時關
中得蘭亭墨書八錄字畫不逮逸少他書其後祕閣
用此刻石爲後法帖今諸處蘭亭本至有十數惟定
州舊石爲勝此書雖知皆唐人臨搨然亦自有佳致
若點畫校量固有勝劣惟彷彿得真爲最傳也
寶月刻蘭亭序東坡爲譜於後蓋子由得於中山傳
石故今所摹獨傳于蜀中州人或未知也余觀世所

傳蘭亭書雖衆其搨摹皆出一本行筆時有異處繫
當時摹書工拙惟祕閣墨稍異更無氣象可求知後
人所爲不足尚也貞觀中詔令湯普徹搨蘭亭賜梁
公人人而普徹亦竊搨出外以傳普徹自能書識逸
少筆意故雖摹搨自到極處逮褚河南歐陽率更臨
蘭亭則自出家法不復隨點畫也故世以善歸之普
徹蘭亭真本世不復知至普徹與刑猶有存者今所
傳皆本於此中山者蓋其一也 廣川書跋
唐太宗詔供奉臨蘭亭序惟率更令歐陽詢自搨之
本奪真勒石留之禁中他本付之於外一時貴尚爭

相摹搨禁中石本人不可得石獨完善石晉不綱契丹自中原輦寶貨圖書以北至殺胡林德光死永康立國乃交兵遂棄石而歸慶曆中李學究者得之韓忠獻壻也始以黑漆示公公索石觀李瘞之地中李死其子出石始售於人本必千錢由是好事者稍稍得之後李氏子負官緡無償時宋景文公守定武時以公帑金代輸取石匣藏於庫非貴遊交舊不可得也熙寧間薛師正出牧求者沓至薛惡其摹打有損乃刻別本于外多持此以惠求者此郡真贋已有二刻矣其子紹彭又摹之他石潛易元刻暗以自別遂

於古刻湍流帶左右五字各剝損一二筆爲識或又謂古跡仰字如釗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又云字微帶肉乃唐古刻大觀中詔取此石於薛氏家其子嗣昌納進御府徵廟龕置宣和殿金狄之亂不知所在

右見何子楚跋語若滕章敏公則謂有游士携此石走四方後死於定武營妓家伶人孟朶清取以獻是石本歸諸定武雖有六說然皆宋景文公守郡日也

薛紹彭旣易定武石刻祐陵取入龕置殿閣靖康之

亂金人盡取御府珍玩以北此刻非虜所識獨得留焉宗汝霖爲留守見之并取內帑所掠不盡之物馳進高宗時駐蹕維揚日置左右諭月虜騎大至倉卒渡江因此竟復失之向子固爲揚卽高宗嘗令冥搜之竟不獲

右見工明清揮麈錄宏父嘗瞻高宗御札二本一則付孟庾令於會稽向子固家取索米芾所跋蘭亭序一則付還疑卽尋訪定武石本二宸翰孟之子以與腹莊張履履以畀宏父敬勒石在前又觀王大醇詩有云昭陵永闕千年跡定武相傳幾樣

碑此是中原舊時本石今焉往落東夷又未知何所憑據宏父翔鳳山書院於廬陵去郡城遠不二三里深得林泉之勝雖夏旱冬涸滂流自如稍東卽泉所發源地鑿石引水爲池漾流林池置亭其上友人維揚倅未行父名以引流間拉數十親友緬蹈前躅因刊禊圖并考訂所以就爲小詩題贊于後時淳祐改元歲次辛丑斗柄插亥上斡甲子日也鐫石于廬陵鳳山別墅曾宏父謹識

我生適癸丑倒指十四周中間幾今古沿革難沂流長歌繫顛末後山無與儔區區訪寡陋欲陳良贅疣

書家一詞極定本審定由來有要領擅墨或因三疊
紙針爪天成八段錦中古亭列九處刻最後流
字損界畫八麤尤更長空一尾行意不盡歐公集古
莫之珍道祖懷壁西歸秦雲林寶晉最博推肉骨喻
借修江人近世王尤號多識肥瘦聚訟徒紛紜手追
賴有吳姜輩粗於斯文能寫真真偽要區別驢黃俱
小節摸拓偶濃淡豈足病奇絕取玉棄水石貴完次
剝缺鑿裁當精深副以右方訣
十七帖中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脚中轉劇等字
本皆側注後人摸以入行雖失格體猶於理未害至

於讀蘭亭叙者以不知老之將至傍一僧字爲逸少
作曾字之誤借使入行中則害理矣按古蘭亭叙本
二十八行至十四行特闊者蓋紙接尾而不與知字
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權於其傍著名當時謂
之押縫梁御府法書率多如此此帖僧字下失其權
字近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之誤因讀爲曾不
知老之將至至非也又按晉史逸少本傳及書錄皆
載此叙而叙中並無曾字蓋可是正耳

見黃伯意法
帖刊誤

書目
錄

蘭亭帖世有定武本爲第一金陵清涼本爲第二其

定武本薛珣作帥別刻石易去宋宣和間於薛珣家
取八禁中建炎南度不知存亡清涼本洪武初因寺
廢入宮其石留天界寺住持僧金西白盜去後事覺
其僧繫獄死石亦不知存亡

蘭亭帖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轉和字口下橫筆稍出年字
懸筆上湊頂在字左ノ反剔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
畫之右事字脚斜拂不挑流字內之字就回筆不是
點殊字挑脚帶橫是字下疋凡三轉不斷趣字波略
反捲向上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捺
抱字已開口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與感感字戈

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未嘗不不字下反挑脚處有
一闕

右法如此甚多略舉其大槩持此法亦可以觀天

下之蘭亭矣

宋姜夔克章
蘭亭偏旁考

五損字本者湍流帶左右五字有損也

已上俱見
書史會要

宋景定咸淳間賈氏似道枋國定武舊刻流落人間
者尠不以資其清玩嘗俾其客廖寺丞□參校諸本
異同擇其字之尤精善者輯成一帖命藝之良工王
用和刻之經年乃就尋補用和勇爵以酬其勞其石
後人京師今在故執政吳公家此本有悅生堂印必

嘗備選擇者可寶也金華黃潛晉卿跋

跋蘭亭五
字損本

王右軍禊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似藏在
秘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
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
永師晚出所見妙蹟唯有蘭亭故爲虞褚輩道之所
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
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髣髴存古人筆意耳

蘭亭叙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覆觀之略無一
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
存之以心會其妙處耳

蘭亭雖是真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爲准磨
如周公孔子不能無小過過而不害其聰明睿知所
以爲聖人不善學者卽聖人之過處而學之故蔽於
一曲今世學蘭亭者多此也魯之閉門者曰吾將以
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以學書矣

蘭亭禊飲詩叙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
石刻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亦可玩也一本以門下
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蹟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
極瘦勁不兄東坡謂此本乃絕倫也然此本瘦字時
有筆弱骨肉不相宜稱處竟是常山石刻優爾共城

張熙載名家千能官而好文尤喜筆札自以平生好
予書但見碑板以予喜其兄弟故以連州藤紙雨大
軸來乞行草會于遷入官州城中土木之功紛然作
於前不能有佳思桂州人日日求去窻間屏事書此
心手與筆俱不相得譬如稚子畫沙上書耳
王右軍蘭亭草號爲最得意書宋齊間似藏祕府士
大夫間不聞稱道者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蹟
在蘭亭右者及涼州之間焚蕩千不存一永師晚出
此書諸儒皆推爲真行之祖所以唐太宗必欲得之
其後公私相盜至於發冢令遂亡之書家得定武本

蓋髣髴古人筆意耳褚庭誨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
元斲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
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實已有而非
彼也

此本以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摹入棠梨板者字雖
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冠映一
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
曾未夢見右軍脚汗氣豈可言用筆法耶元符三年
四月甲辰涪翁題

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與太原孫承公四十有一

人修被襖擇毫製序用蠶兩紙鼠鬚筆迥媚勁健絕
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
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如有神助及醒後
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不及此予謂神助及醒後更
書百千本無如者恐此言過矣右軍他書豈減禊帖
但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干丈文錦卷舒展玩無
不滿人意軫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牘數行數
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 宋高宗

甲集一十二刻 州郡

修城木 葉仲山跋

定武古刻

定武閣行 若合一契行閣

定武肥
定武瘦
定武板刻 霍子明跋
定武斷石 兩京斷石
古懿郡齋
永興
宣城

乙集一十三刻
舊梅花
三衢板刻
安吉古苔真草
臨川麻石
臨賀
豫章二
靜江府
復州
鼎州 後有武陵二字
古潭
新梅花
宣城南陵
丙集一十刻
蘇州府治
福州府治
福州棗木

道州 隆州 永嘉 郴州

金陵三米 米芾米友仁米友知

丁集一十刻

紹興府治二 紹興倉司

紹興古刻 餘姚縣治

曲水詩前 曲水詩後

戊集一十刻 內府

高宗臨定武 米友仁跋

大清開皇 秘省

內司四 京師玉堂

古雲斷石

蘭亭重言

紹興府學

曲水詩蘭亭

婺州府治 褚遂良摸

唐貞觀

內殿

己集九刻 錐集

玉枕 花石

唐人硬黃臨 唐人雙鉤

孫過庭草 彭坊小字

印

柳誠懸 大字

晉唐刻

京師鷺黃棗木 字

庚集一十刻 友

蔡君謨臨 薛紹彭

安定家藏 辛道宗

紹興湯氏 南昌京氏

蜀劉涇 唐摹刻

秦少游小字

建康晁謙之

廬陵胡氏

辛集一十四刻

吳詵草書

吳璜

劉無言臨

龍潭潘氏

方朔習寫

周平所藏

臨江張氏

天台丁氏

新安汪氏

江西故家

廬山甲秀堂

九江陶氏

循王家藏

米芾跋云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濟川亭候寶晉齊贈對紫金浮玉郡山迎快

風消暑重裝

番易洪氏

壬集一十四刻

金陵畢氏

廬山吳氏

紹興曾氏

紹興石氏二

毗陵尤遂初

李忠愍所刻

新唐李氏

江陰丘氏

東陽郭氏

昌谷曹氏

癸集一十四刻

趙虛齋

呂氏家藏

建鄴朱氏

大梁曾朴

陸子與

韓松

陸載之

胡氏將

玉林

趙菊坡

不題名二

錢塘李氏三

蘭亭一百一十七刻裝褙作十冊乃宋理宗內府所藏每版有內府圖書鈐縫王池上後歸賈平章至國朝有江南八十餘年之間凡有易數主矣往在錢塘

謝氏處見之後陸國瑞攜至松江因得再三披閱併錄其目真傳世之寶也

復州裂本首六行斜裂第一行闕會字又求字與二行會字三行畢字四行脩字五行爲流二字六行絃字正當裂處十三行因字改筆作小仲字十七行向之字差大二十五行視昔下二字作圖夫字上露初也宋末行文字稍重乃景陵郡齊舊物湮沒民間宋紹興丁丑郡守何文度搜訪得之

予嘗見落水蘭亭一卷乃五字不損本今吳中分湖陸氏所藏而趙彝齋之物也彝齋宋宗室子諱孟堅

字子固彝齋其自號居嘉興之廣成酷嗜古法書名畫能作墨花于水仙尤長此帖姜白石舊藏後歸雪川俞壽翁彝齋復從壽翁易得喜甚乘夜回權至昇山大風覆舟行李皆滄溺無餘彝齋立淺水中手持此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吾意也因題八字于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元陶宗儀

世傳王羲之書蘭亭叙惟定武所藏石刻獨得其真乃歐陽詢所摹刻之唐內府者也熹嘗見三本紙墨不同而字蹟無異縉紳題者剖析毫末議論紛然大約竒秀渾成無如此楊陳舍人至泐東極論書法攜

此本觀之看來後世書者刻者不能及矣亦可爲一
慨云淳熙壬寅歲浙東提舉常平司新安朱熹記此
處
在子

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薛紹彭
起家所拓者不待聚訟知爲正本也至元己丑三衢
舟中書時過安仁鎮正月望日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有日減無
日增故博古之士以爲至寶然極難辨又有未損五
字者五字未損其本尤難得此蓋已損者獨孤長老
送予北行携以自隨至南潯北出以見示因獨孤乞

得攜入都他日來歸與獨孤結一重翰墨緣也至大
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于舟中獨孤名淳明天台人
蘭亭帖當宋末南渡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
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偽
始難辨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于墨
色紙色肥瘦穠纖之間分毫不爽故朱晦翁跋蘭亭
謂不獨議禮如聚訟蓋嘆之也然傳刻既多實亦未
易定其甲乙此卷乃爲佳本五字鑿損肥瘦得中與
王子慶所載趙子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寶也至大三
年九月十六日舟次寶應重題于昂

蘭亭誠不可忽世間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真者蓋難
其人既識而藏之可不寶諸十八日清河舟中
河聲如吼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時展玩何以解日
蓋日數十舒卷所得爲不少矣廿三日邳州北題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况蘭亭是
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

頃聞吳中北禪主僧名正號東屏有定武蘭亭是其
師晦嚴照法師所藏從其借觀不可一日得此喜不
自勝獨孤之與東屏賢不肖何如也廿三日將過呂
梁泊舟題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爲有益
右軍書蘭亭是已用筆囚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
其所以神也昨晚宿沛縣廿六日早飯罷題

書法以用筆爲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
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
出于天然故古今以爲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
而乏俊氣此入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廿八
日濟州南待闈題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
亭者亦然黃太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

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十一月一日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絕不同蓋紙有厚薄麤細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隨之故蘭亭難辨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十月二日過安由比壽張題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爲薄俗可鄙可鄙三日泊舟虎陂待放閘書

趙子昂

定武禊序五字未缺時本最爲難得是卷雖未敢斷爲李學咒家所拓然筆意神逸尚可見其彷彿也至

元五年己卯四月吳郡陸友題

蘭亭叙自從葬昭陵後爲溫韜發墓而民沒不知所存惟留定武刻本傳世尚有典刑後之好事者轉相摹倣翻刻則有肥本瘦本三字五字損本之異以爲雜真論說縱橫去古愈遠予不諳字學景文持此卷徵予評可謂求道于盲者也諸公皆嘗鑒之士旣已審定僕亦確信其爲善本至元六年後庚辰歲十月望日吳江用拙道人張淵清夫題時年七十又七歲也

禊帖之妙古今字書絕冠筆跡不可得而見矣石刻

之最世傳定武宋末權執百計巧取豪致歸之悅生堂者何啻三數十本厥後不知散落何處尤物移人亦足累人此卷筆意灑落自有晉人態度何必號稱定武以虛名爲累耶至正元年八月十九日大癡道人黃公望

昭陵既取蘭亭叙詔供奉各臨之唯歐陽詢奪真因勒石禁中所謂長安吉本也五季之亂石流落人間慶曆中爲李學究者所獲宋景文公帥定武復得于李之子匣藏庫中熙寧間薛師正來爲守惡其打搨有聲乃刊別本以惠求已者而師正之子紹彭潛模

勒他石易古本歸長安且鑿損湍流帶古天五字一二爲識是則定武已有二刻矣其後又有崇黎板本洎馮當世錢仲畊曹冕范序辰悅生堂新塘李氏等本不翅五十餘家雖皆祖定武而其筆意相去殆若天淵之懸隔矣今觀大慈禪師所藏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其殆長安之初刻者歟雖賈魏公積至八千匣之多求其如此本者恐指亦不能多屈也禪師尚永寶之

宋廉題定

武舊本

世之論定武蘭亭其說頗不同有謂唐太宗詔歐陽詢榻本刻石禁中至晉時契丹輦至殺胡林棄而非

歸宋慶曆中韓忠獻公婚李氏者獲之至宋景文公
師定武始從李氏之子購藏庫中相傳得于孟永清
者蓋非也熙寧中薛師正出守甚珍惜之別刻以惠
求者師正之子紹彭又勒于他石潛易元刻以歸長
安是定武有三刻矣有謂太宗既葬繭紙蘭亭而刻
石亦見殉昭陵既發畊氓負石爲搗帛用定武一士
人見四周龍鳳文隱起知爲禁中本以百金市之以
歸謂之古定本王君貺知長安移文索入公庫又謂
之古長安本旣而公庫火石焚馮當世再入石是定
武則有二刻矣傳聞異辭是二說者已不能歸于一

致况欲索於肥瘦完損之間邪自後轉相摹刻者凡
九十餘本而吾婺梅花本而下亦五十家則其去真
益遠矣此帖出于蘇才翁東齋所藏元祐戊辰米南
宮又獲之才翁之子洎洎字及之亦佳士也上有范
文正公題識韓魏公家記及錢氏忠孝家趙彞齋字
卽精神氣韻實與他本懸絕當爲定武初本無疑同
郡周君致肅冒熱來求題謾一疏之不覺其辭之繁
也

右蘭亭悅生堂本係宋相賈師憲命其客廖瑩中參
校定武諸本采字之精善者輯成一帖始命金華良

工王用和勒石經一年乃成置諸悅生堂中尋補用和武階以報之濂按師憲遭竄逐時朝廷命王孟孫簿錄其家石刻蘭亭多至八千匣當時方回奏劄亦頗及之度其所藏老善本必多故廖所采輯薦細家號爲至精先師內翰公嘗摹榻爲卷而以趙文敏公所臨者繼其後誠可謂雙絕矣公之孫柳穆能寶此卷干戎馬劫灰之餘穆亦賢乎哉

唐太宗詔奉供官四人臨摹禊帖趙摹諸葛貞得其筆意湯普徹得其形似而馮承素于形意二者兼有之此卷精神飛動下干右軍真跡一等其或出于承

素者歟學書家視蘭亭猶學道者之于語孟羲獻餘書非不佳惟此得其自然而兼具衆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動容周旋中禮者非勉強求工者所及也此卷劉會孟諸公鑒定以爲定武舊本初見未覺其妙久玩之令人有悟入處真可寶也哉

宋濂

昭陵永闕千年跡定武猶存幾樣碑今人間定武又闕不可見矣世遠則同歸于盡何物不爾近世蘭亭翻刻稱汴中絕佳金陵購得此本紙墨又佳也又安知後之歎此不如彼者耶

陸鉞汴

聞爲定武刻謂必神彩英豔發閱乃木木如大不然

者徐察之然後見至神極彩在太素渾涵中蓋事物之聖者必如此定武本有肥瘦此或是肥者又前有二郡名字此無之而各賢標記來自甚明真當為世寶今藏吾黨良惠沈氏屢觀敬記

楔叙真本自溫韜棄擲人間雖淳化之君購募而不得故不列于閣帖當時士大夫各以所見本臨榻各因其材所徧近者而得之然每披閱未嘗不見右軍之一班蓋如大成之聖為其徒者具體一支皆有益千後人老米此本全不縛律雖結體大小亦不合契蓋彼以習中氣韻稍步驟乃祖而法之耳上下精神

相為流通吾輩誠窺其同異之際必有可言者此正輪聖妙處也今欲拈出噫欲識柳下季只看魯男子

祝允明

蘭亭帖自唐以後分二派其一出于褚河南是為唐臨本其一出于歐陽率更是為定武本若玉枕本則河南始縮為小體或謂率更亦嘗為之宋景定間賈氏似道枋國凡蘭亭遺刻之在世者鮮不資其玩好此本後有右軍小像且題曰秋壑珍玩其賈氏所重刻者耶

臨江府有王枕蘭亭帖永樂中佐得之燬于火惜不

知是何人所書近在南京李莊家見之云是趙子昂所書字皆蠅頭小楷方四五寸字行如蘭亭古本子充

王右軍蘭亭敘世傳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適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購別體其時若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無如被襖所書者右軍亦自珍愛留付子孫傳至七代孫智永即第五子微之之後掌其書至唐弟子辨才爲蕭翼給而取之太宗尤用寶惜從葬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發見其書畫皆剔取其裝軸

金玉而棄之于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復流落人間宋太祖時購募所得集爲十卷榻摹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世所傳法帖是也然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于法帖以傳世今傳世獨以定武本爲冠而所傳亦不一一云唐太宗以真跡列真學士院後朱梁徒于汴邢律德光載歸棄于鍾山土人李學究得之埋土中以別刻獻韓魏公李沒其子出之宋景文公買真公帑薛向了紹彭載歸長安以別刻真公帑大觀中就薛氏取真宣和殿靖康之變金人以紅氍毹載取而歸一云唐太宗旣得辨才真跡令趙模等摹十

本賜方鎮定武以玉石刻之一云江左所傳會稽石也錢氏歸朝定武富民買之以歸一云自薛珣作師別刻石易去千元石鑄損天流帶右四人以惑人然定武又自謂有肥瘦二本而鑄損者乃瘦本爲真定武後復州以真定武本重摹亦鑄損四字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辛辨如聚訟然瘦本風韻竟勝而瘦本之石宣和間就薛珣家宣取入禁中龕于睿思殿東碑建炎南渡宗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虜犯維揚不知所在或云金人以瓊裹車載之而去其所傳顏未不同大槩如此

詳見後
佐跋

今此本其來甚遠永樂

四年五月予始得觀之較他本定武筆法差瘦殆所謂有風韻者今觀天流帶右四字具存當是定武初刻未鑄損時本也鄉里前輩凡論禊帖必以此言爲信知其可寶也

定武蘭亭跋國子祭
酒南昌胡儼若思

豫章裂本首行闕會字第二行亭字第三行羣字第六行列字第七行幽字第九行勝字俱有闕白又第九行觀字第十行以遊二字十一行樂也夫三字十二行抱悟言三字十三行形骸之外四字十四行其欣二字正當裂處餘同復州本

江州裂本首行闕會字第五行湍字第六行坐其二

字第七行詠亦二字第八行清惠風三字第九行之
盛二字正當裂處餘同復州本

鄱陽汪相家裂本首行闕會字第二行亭字三行羣
字四行流激二字七行幽字九行盛字十二行內字
十七行隨字十八行猶字廿二行若字廿三行生字皆
有闕白又其裂處正與豫章本同後有圖書二一云
忠衛社稷之家

處州劉涇本云是巨濟刻家藏絹本首行會字全未
題模家本留刻仙都又題紹聖丁丑蜀人劉涇字皆
全惟第三行暈字闕白

石氏肥本云是石熙明摹刻石首亦闕會字筆畫雖
肥而意度亦有可取

不知處本首行亦闕會字其中多有細裂而意度亦
好淡墨本前八行橫裂第一行暮字二行亭字三行
咸集字四行有字五行流字六行管字七行幽字八
行暢字仰正當裂處又十七十八行有細裂文其原
不知何處劉無言本首行亦有會字筆勢稍活動當
是重刻褚本褚本在宋時初藏蘇氏米元章以名畫
易得之極爲寶愛後嘉熙庚子西秦張激清淑摹刻
上石不知無言何時又重刻也

永嘉本云是智永臨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真郡
齊筆勢雖縱逸而未免失真首行會字亦全未有孫
綽後序是唐乾封三年僧懷仁集書又有秦檜吳傳
朋題識具在

北京本近出天師庵土中規摹意度與豫章本畧同
今在北京
國子監中

右蘭亭諸本當以復州本爲勝次豫章本次則劉
無言重刻本次北京本其他皆不及也豫章胡儼
記

定武本是唐率更令歐陽詢信本以蘭亭真本臨摹

最爲逼真太宗愛之刻石寘禁中詳見何子楚跋語
宋慶曆中宋景文公祁守定武得之于韓忠獻公琦
之甥家匣藏千庫故世傳曰定武本熙寧中薛師正
出牧定武別刻一本于外以應求者于是定武本真
僞有二刻石矣其子紹彭又摹刻他石潛易定武真
本于古刻上暗鏡湍流帶左右五字各一二筆以私
識之世因又號曰五字損本大觀中紹彭之子嗣昌
以進徽宗龕置宣和殿靖康之亂金人不知此石刻
之可寶也獨得畱焉宗澤汝霖時爲畱守入內帑見
此石刻取以馳進高宗時駐蹕維揚日置左右踰月

虜騎大至倉卒渡江東竟失此石札仰揚帥向子固
冥搜不獲 國朝宣德四年兩淮鹽運使金華何士
英偶得之民間一面肥本一面瘦本九年秋佐錄囚
至淮上士英以數本見貽瘦肥本果剝損五字異于
衆碑佐信其爲定武原本也其年冬士英適考滿匣
至京師擬進明年春 宣朝賓天士英得請致仕竟
攜此石以歸金華佐以一本貽春坊左庶子周公崇
述餘藏千家正統三年惜遭回祿燬焉其後同寅員
外金華蔡安貴又得士英所藏肥本嘗請予題其後
云因併識之以告來者 吉水王佐

各處摹本蘭亭石刻癸丑二字畧小而相連崇山二
字傍注因寄所託因字中改曾不知曾字傍注作僧
字向之二字痛哉痛字悲夫夫字斯文文字皆改而
筆重視昔之下圈去二字東觀餘論云晉史逸少傳
無曾字乃是徐僧權得之用名字小印押縫耳歲久
止存僧字後人不知誤爲曾字脫落增添此字耳因
并記之王佐識

右軍蘭亭敘古今所共寶而入石者非一大抵當以
定武本爲最勝然世之所傳者每有肥瘦之不同宋
尤延之謂瘦者爲真定武而王順伯則主肥者二公

皆好古博雅其辨古今石刻真偽甚爲當世所推重而于定武一帖所論不同如此何耶孫氏藏此二本而類瘦者其一差肥使二公而在當必互有所稱許矣其家尚寶藏之他日子孫有能書者當推此爲書種戴良叔能

蘭亭修禊序右軍之神筆也所謂道勁圓健已備其美七傳而至智永其徒辨才尤祕藏如護頭目越二百六十七年而唐太宗以術取之未幾殉於昭陵而真跡亡矣唐初善書者多而臨摹不止一家惟歐陽率更爲逼真勒石禁中石晉時契丹輦歸流落於定

武此所以定武本獨貴重於天下本朝慶曆中碑出民間歐公集古所見已四五本乃以定武爲別本蓋亦未深考也其後米南宮所得止褚河南臨本耳自熙寧後薛師正父子別刻二本以易元碑於湍流帶左天劉損一二筆爲識行於世者往往別刻本故定定武真本亦不多見南渡以來紛紛翻刻幾千石矣訛以傳誤僅同兒戲每竊哂之寶祐丙辰夏仲將晦內兄潘伯遠之子出乃父遺訓以家傳數碑授予囑以後事而默成所寶蘭亭叙亦在其中予且悲且懼質田以承命久而玩之實熙寧以前定武本也何以

證之字有率更體而所刻五字尚可見也諸家所識
精筆儼然在目千古辟易莫敢仰視如皓月中天而
萬緯沈暉如祥鸞覽德而羣飛斂翼自可獨步東南
也方宣和紹興間胡馬南馳中原倣擾士大夫宜未
暇留神于翰墨題識於後者猶二十餘人多一時名
公卿也豈非懷古傷今而卒付之無言乎最後范太
史冲一跋微發其機寓感慨之深意真足以瘖晉寶
羣賢之舌而奪之氣後之來者宜不復可措手矣惜
乎元祐諸君子之故蹟脫落不存自是息影潛形百
二十餘年而歸于子以予無所嗜好一朝而得北方

盛時之名刻傳默成衣鉢之餘玩亦異事也暇日摩
娑展觀對諸賢姓名肅然起敬豈特感世道之廢興
而是物故諸人者已不勝其可嘆未知後之視今復
何如也因題其顛末于後云

金華魯齋王栢

蘭亭帖世以定武本爲冠自薛珣作帥別刻石易去
于元石鐫損天流帶石四字以惑人然元本亦有法
可辨鐫損四字一也管弦之盛字上不損處若八字
小龜形二也是日也觀字宙兩行之間界行最肥直
界伸脚十字下出橫開外三也管弦之盛盛字之力
鋸利如鈎四也痛字改筆處不模糊三也興感之由

由字類申列叙之列其堅如鐵釘此其大畧也然定武又自有肥瘦二本而鐫損者乃瘦本爲真定武疑何以知之今復州本以真定武本重摹亦鐫損四字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辨如聚訟然瘦本風韻竟勝豈能逃識者之鑒其瘦本之石宣和間就薛珣家宣取入禁中龕于睿思殿東壁建炎南渡宗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虜犯維揚不知所在或云金人以氊裘裹之車載而去潘

古今法書苑卷之六十三

古今法書苑卷之六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甫編

十三之石十

雲間王乾昌伯元甫校

晉王逸少書黃庭經

世疑黃庭經非羲之書以傳考之嘗書道德經不言寫黃庭也李白謂黃庭換鵝其說誤矣然羲之自寫黃庭授子敬不爲道士書陶貞白曰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爲第一貞白論書最精不應謬誤今世所傳石本筆畫反不逮逸少他書觀開元中陸元悌奉詔檢校言右軍真行惟有黃庭告誓知非楷字

矣天寶末又爲張通儒盜去莫知所在迺知舊書不傳今所見者特後世重榻疊摹不得其真久矣蜀本黃庭筆墨粗工皆非可貴第以其名存之

蘄水呂君得黃庭經最爲異者見使評之余謂今世所傳黃庭經多唐臨黃庭亡之久矣後人安所取法以傳耶張懷瓘謂逸少佳迹自永和後而黃庭經永和十二年書也字勢不聯翩而點畫多少雖摹榻相授有失其初若無勝概可存縱傳授有據亦何取哉呂君得石書署其年永嘉支離其字尤不近古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余是以知其非

也

唐得漢魏晉隋間書多至七百卷於內以黃庭爲第一此當是唐人得舊本摹入石者時見筆意與常見二本及今秘閣所存異甚知唐初選置能書盡矣廣

跋書

黃庭世有數本或響搨或刊刻皆正書蓋六朝及唐人轉相摹放所以不同此卷臨學殊工字勢原放歐陽率更固自合作殊可佳歎世傳黃庭真帖爲逸少書僕嘗考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弟子

司徒公府長史

真諾作
舍人

揚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

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掾以付子黃民民以傳孔

默後爲王興先竊寫之始濟浙江遇風淪漂

以真諾校惟

有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甲子歲逸少以晉

穆帝昇平五年卒是歲年在辛酉後二年即哀帝興

寧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

龢論書表云山陰曇礪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

寫河上公老子繚素早辨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

屈書道德經兩章便合羣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

爲寫畢攜鵝去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爲寫道德經

當舉羣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考之即

黃庭非逸少書無疑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

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

否蓋此啓在著真誥前故未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

作書估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即爲國寶遂誤以爲

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

庭換白鵝苟欲隨之耳初未嘗考之而韓退之第二云

數紙尚可博白鵝而不云黃庭豈非覺其謬歟然今

此帖始見于梁代蓋晉興寧已後或宋齊人書也僕

頃在洛見承直郎李鵬舉家蓄此帖一卷唐褚令摹

單郭未填筆勢精善乃錢思公家本號玉軸黃庭中有五行爲周越摹換之今歸御府矣世所傳本無出其右今題此卷聊爾論之政和三年九月望日黃某題傳墨卿同觀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性愛鵝山陰道士養有好鵝羲之故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其任率如此蔡條西清詩話云李太白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換鵝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黃伯思東觀餘論云黃庭真帖爲逸少書僕嘗攷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直檢論上

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云云惟有黃庭經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即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曇礪村養鵝道士語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辨無人能書府君自屈書道德兩章便合羣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爲寫畢攜鵝去而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云非黃庭也以二書攷之即黃庭非逸少書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

有存否蓋此啓在著真誥前故未之攷證耳至唐張
懷瓘作書估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即爲國寶遂誤
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
寫黃庭換白鵝而不云黃庭豈非覺其謬歟伯思之
論似若詳悉矣以予攷之其說非也蓋書黃庭經換
鵝與書道德經換鵝自是兩事伯思語黃庭之傳在
右軍死後二年此最失於詳審也道家有黃庭內景
經文黃庭外景經及黃庭道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
世俗例稱爲黃庭經內景經乃大道王晨君所作扶
桑大帝君命賜各神王傳魏夫人凡三十六章即真誥

所言者外景經三篇乃老君所作即右軍所書者與
魏夫人所傳者初不同予家舊藏右軍所書外景經
石刻一卷凡六十行末云永和十三年五月二十五
日在山陰縣寫與小歐陽集古錄目校之與文忠所
藏本同則右軍之寫黃庭甚曉然緣諸公攷之未詳
故未免紛紜如此黃伯思謂與梁武啓在著真誥之
前此又曲爲之辨也予又嘗於道藏中得務成子注
外景經一卷有序云晉有道士好黃庭之術意專書
寫嘗求序人聞王右軍精於草隸而性復愛白鵝遂
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右軍逸興自縱未免脫漏但

美其書耳張君房所進雲笈七籤亦載此序此最爲的據也蓋道德經是偶悅道士之鵝因爲之寫若黃庭是道士聞其善書且喜鵝故以是爲贈以求其書此是兩事頗分明緣俱以寫經得鵝遂使後人指爲一事而妄起異論唯李太白知其爲二事故其書右軍一篇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出風塵山陰過羽客要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此言書道德經得鵝也送賀賓客歸越一篇云鏡湖清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此言書黃庭經得鵝也太

白於兩詩亦各言之都未嘗誤乃後人自誤也又程文簡演繁露云王羲之本傳以書換鵝者道德經也文士用作黃庭人皆謂誤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自正書第二卷有黃庭經六十行與山陰道士其時真跡故在既可以見其爲黃庭無疑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所記憶者扇書樂毅告誓黃庭又徐浩古蹟記玄宗時大王正書卷以黃庭爲第一不聞道德經則傳之所在却誤程云晉書傳誤者蓋未詳太白之詩故不知爲二事也

晉王逸少告誓文

告誓文今入晉書傳中昔逸少爲王懷祖微也當時以不能堪點摘細事遂脫憤自投朝廷以其誓苦故不强以官開元中此書得於潤州瓦官講堂鴟尾其書一字爲數體一體別成點畫不可一概求之實天下竒作李延業獻之岐王十二年岐王宅焚則宜世不得傳今碑字刻畫過於嚴重無復前法似是唐妙手搭摸以傳陶弘景論書謂逸少自吳興前書猶未爲稱凡厥好迹皆是永和十許年中自失郡告歸不仕後略不復自書然告誓文當時已出知鴟尾得者

別本也貞觀書目已列告誓文武平嘗見於小函同樂毅論黃庭經共藏便知此本不一傳摹相承不能辨其真贋也

廣川書跋

晉王逸少書東方朔畫贊

畫贊世傳晉右軍書考其筆墨跡逕轍不類之後人託逸少以傳也昔王濛于備嘗求書右軍爲東方朔畫贊敬仁亡其母以內棺中故知不傳已久唐自貞觀購書逮開元接訪校定大王書二卷黃庭第一畫贊第二告誓第三帝挺以畫贊是偽迹今世所傳疑不在帝挺論中彼得存於貞觀而入錄當亦有可亂

真處今之傳者不能使入貞觀錄也 廣川書跋

晉狸骨帖

狸骨方今官帖中定為王右軍書唐人謂此本苟與治勞方右軍臨之至今謂狸骨帖梁武帝常以古書雜迹二卷問于陶隱居對以狸骨方是子敬書亦似摹迹在梁已疑其偽今定為右軍書果何據耶然右軍嘗為此帖子敬臨之不可知也 廣川書跋

遺教經後

佛遺教經一卷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羲之書黃庭堅曰吾嘗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爾

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等頓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貌以此觀之良非右軍必盡也若瘞鶴碑斷為右軍書端使人不疑如歐薛顏柳數公書最為端勁然纔得瘞鶴銘髮髯爾惟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 黃庭堅

僕嘗見歐陽文忠公云遺教經非逸少章以其言觀之信若不妄然自逸少在特小兒亂真自不解辨况數百年後傳刻之餘而欲必其真偽難矣顧筆墨精穩自可師法

晉王逸少十七帖

逸少謂吾書比鍾繇當批衡比張芝草猶當鴈行後世論者或異其說至唐然後無異詞信其書出鍾張右也庾肩吾以芝爲工夫第一繇天然第一而逸少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然嘗者之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繇臥畫穿被於工夫至盡不可謂繇工夫特後於逸少也今觀其書卓犖天成者蓋逸少所能其謂積學而至者恐不得筆力妙處觀十七帖者當以是求之

廣川書跋

右王逸少十七帖迺先唐石刻本今世間有二其一於卷尾有敕字及褚遂良解如意校定者人家或得

之其一即此本也洛陽李邕鄆家所蓄舊本頗與此相近其餘世傳別本蓋南唐後主煜得唐賀知章臨寫本勒石真澄心堂者而本朝侍書王著又將勒石勢殊疎拙又有一版本亦是南唐刻者第叙次顛舛文與十七帖同而誤自爲十八帖摹刻亦瘦弱失真獨勅字本及此卷本乃先唐所刻右軍筆法俱存世殊艱得誠可喜也按張彥遠法書要錄與予所著法帖刊誤論此帖本末頗完今並列于左方云政和二年五月初吉日黃伯思書

唐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

四人隸弘文館習書出禁中法書以授之尋又置楊書三人此館本之始也開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墨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視貞觀時無所增減龍翔三年裝進館內法書至九百四十九卷然則當時館本必不止十七帖此十七帖特以世所共傳而其後有勅勅充館本故名之曰館本十七帖耳卷尾有僧權二字不完是梁之徐僧權云元金華黃譚跋

右軍十七帖因首有十七日字故名八碑共二十九帖中間多與淳化法大同小異佐家藏者是水版絕

妙但不能考其所從來宣德中佐見大理寺丞蘇州仰瞻所藏石本後有唐文皇押字疑其爲館本也宋黃長睿云右軍草書十七帖最爲可師此書中龍也佐識

晉王逸少書洛神賦

逸少此賦當世以爲第一今無復存者但子敬所書猶傳疑未可以伯仲間論也謝安石嘗疑子敬不逮父書後世或謂不復可辨且曰外人那得知豈書法雖一藝彼亦自有至處恐非造其域者不能致論也此書摹傳失據更無神明點畫存爾非子敬書法盡

此
今世所傳洛神賦子見者四本雖王和甫家者號最
勝結字疏密得法然不若此書亦自與周子發家者
稍異子發謂子敬愛書洛神賦人間宜有數本似未
見其餘也昔馬澄評右軍書謂勸進洛神賦諸書十
餘種皆作今體知逸少嘗書此賦子敬當是習其家
學爾然書錄不記子敬洛神賦其傳之失實將後人
摹搨邪字法端勁是書家所難偏旁自見不相映帶
分有王略趣鄉整嚴非善者不能廣川
跋潯陽石本頭眩方後

治頭眩方世傳王逸少書今絳州石帖中有此帖甚
著於世政和丁酉歲六月七日襄州教授丹陽陳君
孝友見過云崇寧間彭諫議君時守潯陽役兵於山
間斲石得一大石中空內有小石若碑版然視之有
刻文即此碑也大石未破時堅完無際不解何緣中
有此碑殊可異也陳之父時亦官潯陽得此柘木陳
因以見遺視之比絳帖差縱逸結字互有工拙要之
此本當在絳刻前但不知何世所刻按逸少嘗在江
州豈晉以後好事者因移寫於斯石歟意其湮沒既
久土或變石故是刻藏於石間理不足恠世或以爲

此帖爲虞永興書恐未必然或虞嘗臨此書故微翻其體今世所有魏晉諸帖中往往唐人臨撫爾洪纖拘放結體不一真賞其能自辨之是月九日黃某長孺父於丹陽東齋書

晉王子敬保母帖

右王獻之保母帖說者謂勝於定武蘭亭初刻蓋此帖及獻之親書輒而又晉工刻之若蘭亭則馮承素等鈎摹而又唐工鐫之所以精神氣韻復然不侔也或者不知猶妄有所疑姜堯章乃作辨評一篇設爲問荅援據甚詳博雅君子宜取而覽正不必求題識

之多也

晉王子敬法帖

右王獻之法帖予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冊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攢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後世得之以爲奇玩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

是真可歎也

獻之帖蓋唐人所臨其筆法類顏魯公更俟識者辨之

集古錄

子敬書如河開少年自不拘束此當行草中也宋孝武學書或真行草書雜在一紙或重作數字或學前輩名人能者而子敬詩賦贊論亦入此書謝太傅善書不重子敬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太傅輒題後以答之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曰故當勝太傅曰物論殊不爾子敬曰世人那得知此帖超軼凌突似次出其家學宜諸人有逸氣過父之語也

晁無咎持宗子某所藏子敬三帖使予評之予謂子敬自少刻意書學似恐墜其家聲中年自造書好乃父子名家不能涇渭世人故應異論也謝靈運直謂當勝右軍唐文皇謂如枯查餓隸不知當時何故立論如此人之好惡相異至是邪子敬謂世人那得知似恐世有妄評者然非筆人三昧豈能於此下轉語莊子曰自大視細不明自細視大不盡今論中令父子者皆視大而不盡也

謝太傅愛逸少不取子敬人之好尚各以所見後世論者便以此為據至過有詆訾豈真知子敬父子間

邪旦學本家學以意相授非入其閫城者孰知之或
爲說曰天公問下方人何衣曰衣蟲蟲假若曰喙頰
頰類馬色邠邠類虎天公以爲謾使下問還報廼信
西方諸國間漢人語蟲吐絲而衣亦以爲欺也夫妄
言者嘗託於無而人或以爲有信言者託於有而人
或以爲無人以誕信相語何可勝辨耶後人觀子敬
書知其立論者皆鑿說也必有得子敬意者然後可
與辨此李庠示余別帖竊有感焉

晉人評子敬書謂筆力遠不及父而有媚趣逸少作
大字壁間子敬墁之而更爲明日視之逸少不能辨

也若此則父子間本無分處縱復有異豈應其論至
此當文皇評書便以子敬無屈伸放縱豈知法度盡
處迺可言晉史臣貞觀時人其論宜如此廣川書跋
跋王大令帖後

張懷瓘云子敬草書幼師父而後法張芝僕謂獻之
行草亦然模矩雖出於逸少而筆氣飄飄已面元常
庭城矣故自謂與尊故當不同人那得知非夸辭也
觀此帖縱軼若此而唐文皇目以拘孿餓隸無乃太
貶乎政和甲午歲八月三日夜雲林于黃伯思觀
晉王敬和帖

燕石入祠下和長號真屢相眩則偽者常勝余觀王敬和帖而傷之仁廟購法書四方治之書浴簡揮豪有郢匠成風之勢其帖已具寶章藥今入秘閣觀者不求真偽謂真晉人書也予嘗察其書正唐所摹以留御府者豈知世復有舊札遺紙存乎今親李氏所收帖然後可以辨矣世反疑為臨家者豈不使下和長號邪廣川書跋

晉賢法帖

右晉賢法帖太宗皇帝萬機之餘留情翰墨嘗詔天下購募鍾王真蹟集為法帖十卷模刻以賜羣臣往

時故相劉公沆在長沙以官法帖鏤版遂布於人間后有尚書郎潘師旦者又擇其尤妙者別為卷第與劉氏本並行至予集錄古文不敢輒以官本參入私集遂於師旦所傳又取其尤者散入錄中俾夫啓帙披卷者時一得之把玩欣然所以忘勅集古錄

晉泰山君改高樓碑升平三年

晉丁穆碑興寧三年

南鄉縣興寧末太守主靡之改築城前有晉順陽太守丁穆碑水經注

後秦鄧艾廟碑建元十二年實晉太元七年

鄧城南有魏使節征南將軍太尉方城侯鄧艾廟南
有艾碑秦建元十二年廣武將軍沘州刺史關內侯
安定彭超立水經注

右鄧艾碑考其事蹟終始即魏鄧艾碑也艾嘗為亮
刑刺史據碑云晉初嘗發亮州兵討叛羗艾降巫者
傳言授以用兵之法因以破羗亮人神之遂為艾立
廟建碑紀其事艾於三國時為名將嘗有大功其姓
名聞於世甚顯史與亮人皆不應誤而艾又二名不
同如此此君子所以慎於傳疑也予謂古人艾又常
通用漢書曰黎民艾安與懲艾創艾注皆讀為艾豈

非鄧侯名艾音艾而書碑者從省歟後人讀史無音
注乃直以為高文之艾而流俗轉失久而訛謬遂不
復正此理或然覽者詳之集古錄

鄧艾碑集古錄謂考其事蹟則鄧艾碑也夫艾又同
音蓋名艾而音為艾字後世音讀既誤遂相傳如此
酈良善曰濮陽城南艾碑秦彭超立當後秦去魏晉
不遠宜相傳可考至其後世音失其讀則井與其字
而移矣廣川書跋

右鄧艾碑其額題魏使持節征西將軍方城侯鄧公
之碑按魏晉史其名皆為艾而碑作義古艾義通為

俊義艾義義安之字疑艾名其音如此而今人讀如蕭艾之字恐非是又按艾平蜀即軍中拜太尉而碑但題爲征西將軍者疑尋被禍未嘗受命而艾始封方城後改封鄧侯碑尚云方城侯何哉

金石錄

後魏永固堂碑

登國元年實晉太元十一年

方嶺上有文明太皇太后陵陵之東北有高祖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堂之內外四側結兩石扶帳青石屏風以文石爲緣並隱起忠孝之容題刻貞順之名

廟前鐫石爲碑

水經注

晉夜郎太守毋雅碑

隆安三年

晉龔玄之碑

臨沅縣南有晉徵士龔玄之墓石銘

水經注

學生題名

右漢文翁學生題名凡一百有八人文學祭酒興學從事各一人司儀主事各二人左生七十三人右生三十人文翁在蜀教學之盛爲漢稱首其弟子著籍者何止於此蓋其磨滅之餘所存者此爾

集古錄

右學生題名歐陽公集古錄以爲漢文命學生予獨疑其非是蓋以爲西漢時立則字畫不類以爲東漢則東漢絕無二名者今此碑二名者又凡數人又唐

顏有意所書蓋州學館廟堂記載漢以來石刻皆備
獨無此題名使其為文翁學生決不肯漏落余以字
畫驗之疑其為晉以後人所立初無所據未敢遂以
為然其後以地里書參考乃知其非文翁學生也題
名有幹江陽趙高典學從事史寧蜀常仲舒憲道左
生遂寧董朗玄明左生晉原楊容宗長按晉書志江
陽郡蜀劉備置寧蜀遂寧晉原並桓温平蜀後置四
郡東西兩漢時皆未有然則此碑為東晉以後人所
立不疑矣

金石錄

論漢晉碑

與董彥遠同觀文翁學生題名予謂董云結體殊不
類隸董云集古錄以為文翁學生予云嘗攷此碑其
郡望有云江陽寧蜀遂寧晉原以晉書志攷之江陽
蜀置此郡寧蜀遂寧晉原皆是宣武平蜀後置彥遠
擊節此言以為辨正精詳又問予云周公禮殷記云
甲午年故府梓潼文君不審文君之名予云華陽國
志載文參字子奇梓潼人平帝常用為益州太守記
中文君乃此人也甲午乃光武建武十年云且如漢
成臯令任碑云字伯嗣名已缺任延熹中守官按漢
桓紀延熹八年桂陽太守任胤乃此人故其字伯嗣

予又云備員祕館累年御降出太清樓奇書異傳甚富令參校得失予喜觀未見書同舍出省後予嘗侵晚而歸董云異書不可不看迥初除正字供職未幾乃以平日所疑故事因閱傳記決疑者多自此後論議覺進信知書不負人也所恨未嘗獲觀太清樓書予又論集古錄疎脫處如跋漢倉頡廟碑云此碑有蓮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丞有秩皆不知是何名號予按前漢書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後漢百官志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注引漢官儀載戶五千則置

有秩風俗通云有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有秩爾蓋鄉吏之名號也又論水經與漢碑刻不同者多如王純碑道元注云王紛碑又州輔碑道元注云州苞如袁良碑道元注云袁滌又如屬國都尉王君碑道元注云蜀都太守姓王字子雅彥遠云恐忘記遂盡錄去

宋武帝檄譙縱文 義熙九年

右宋武帝檄譙縱文按顏有意書成都學館廟堂記云石室北壁有晉義熙九年刺史朱齡石勒宋高祖檄譙縱之文字磨滅不可備識學館記唐初立距今

又數百年宜其磨滅愈難識矣然其歲月官爵猶略可辨云

金石錄

後魏諸岳廟碑 始光二年

始光二年少宰道士寇謙之議建大道場壇廟兼諸

岳廟碑亦多所署立

水經注

宋廬陵王銘

元嘉中

世傳宗慈碑文謂古無是而豐碑本以下其說信也嘗考吳均齊春秋王儉謂石碑不出禮典起宋元嘉延之爲王琳碑石又考杜叔廉書儀則謂碑石自魏司徒繆襲改墓刻石以識因以述其德行昔顏之

推論碑銘皆不及此迺知不顯著於書者或不得盡考也嘗見南朝得王戎墓銘凡數百言其首書晉司徒尚書令安豐元公之銘其後張率得威斗何承天以爲必甄豐求其識得石具如承天說然其制已備於漢豈特魏晉間邪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已來咸銘於碑余見邕之爲靈表墓碑便知諸人論之不詳皆不足信於世廬陵王銘叙述惟謹微覺煩碎然書畫簡古爲足貴也

廣川書跋

後魏東巡碑 太延元年

徐水三源竒發齊瀉一澗東流北轉逕東山水西

有御射碑又北流西屈逕南巖下水陰又有一碑又
隨山南轉逕東差下水際又有一碑凡此三銘皆翼
對層巖巖鄣深高壁立霞跣石文云皇帝以太延元
年十二月車駕東巡逕五迴云嶮途覽崇岬之竦峙
乃停駕路側援弓而射之飛矢踰于巖山刊石用讚
元公夾碑並有層臺二所即御射處也碑陰皆列樹

碑官名

水經注

後魏廣德殿碑

太平真君二年

帝幸龍荒逆鸞朔北南秦王仇池楊難當捨蕃委誠
重譯拜闕陛見之所故殿以廣德爲名魏太平真君

三年刻石樹碑勒宣時事碑頌云肅清帝道振攝四
荒有蠻有戎自彼氏羗無思不服重譯稽顙恂恂南
秦歛歛推忘岷岷廣德弈弈焜煌侍中司徒東郡公
崔浩之詞也碑陰題宣成公李孝伯尚書盧遐等從
臣姓名

水經注

宋文帝神道碑

孝建元年

右宋文帝神道碑云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凡八大字
而別無文辭古人碑刻正當如此而后世鐫刻功德
爵里世系惟恐不詳然自後漢以來門生故吏多相
與立碑頌德予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鍾鼎彝盤銘

刻備具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
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故也此碑無
文疑非宋世立蓋自漢以來碑文務載世德宋氏子
孫未必能超然獨見復古簡質又南朝士人氣尚卑
弱字書工者率以纖勁清媚為佳未有偉然巨筆如
此者蓋疑後世所書按宋書文帝為元兇邵所弑初
謚曰景廟號中宗孝武立改謚曰文號太祖其墓曰
長陵也

集古錄

大代修華嶽廟碑

興光二年

右大代修華嶽廟碑按魏書文成帝興光二年三月

己亥改元為大安故魏書興光無二年而此碑云二
年三月甲午立者蓋立碑後六日始改元也其曰闡
皇風於五葉者自道武明元太武至於文成纔四世
爾太武被弑不得成君而景穆太子文成父也故以
為世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或欲稱代
而道武不許乃仍稱魏自是之後無改國稱代之事
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
事爾

集古錄

右大道華嶽碑歐陽公集古錄云魏自道武天興元
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而道武不許乃仍稱魏自

是之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爾按崔浩傳云道武皇帝以始封代王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爾此事亦見楊松玠談數云

金石錄

後魏華嶽碑

興光二年

後魏中嶽碑

太安二年

宋宗愨母夫人墓誌

大明八年

右宋宗愨母夫人墓誌不著書撰人名氏有誌無銘其後云謹牒子孫男女次第各位婚嫁如左蓋一時之制也按愨本傳與此誌歷官終始不同本傳云宋

孝武即位以愨爲左衛將軍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使討竟陵王誕入爲左衛將軍廢帝即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卒此誌乃大明六年作誌云爲右衛將軍監交廣二州湘州之始興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始遷豫州監五州軍事又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荊州大中正而傳皆畧之也愨南陽涅陽人而此誌云涅陽縣都鄉安眾里人又云寔於秣陵縣都鄉石泉里都鄉之制前史不

載

集古錄

後魏邗城孔子廟碑

太和元年

邠水逕孔子廟東廟庭有碑太和元年孔靈度等以
舊宇毀落上求修復野王令范衆愛河東太守元真
刺史咸陽公高允表聞立碑於廟治中劉明駕呂次
父主簿向班虎荀靈龜以宣尼大聖非碑頌所稱官
立記焉云仲尼傷道不行欲北從趙鞅聞殺鳴犢遂
旋車而反及其沒也晉人思之于太行嶺南爲之立
廟蓋往時旋輶處也余按諸子書及史籍之文並言
仲尼臨河而歎曰丘之不濟命于九天是非太行旋
轅之言也碑云魯國九氏官于洛陽因居廟下以奉
蒸嘗斯言至矣蓋孔因遷山下追思聖祖故立廟存

饗耳其曰劉累遷魯立堯祠于山矣非謂旋轅于此
也水經注

右後魏孔宣尼廟記在今懷州界中文詞頗古質可
喜云孔子欲北從趙鞅聞殺鳴犢遂旋車而返及其
沒也晉人思之于太行嶺南爲之立廟焉記太和元
年立其額又有延興四年太上皇帝祭孔子文者孝
文之父獻文帝也金石錄

宋司空劉劭碑永明元年

芍陂清東有東都街街之左道北有宋劉劭廟宋元
傲二年建于東鄉孝義里廟前有碑是年碑功方創

齊永明元年方立沈約宋書言太始元年豫州刺史
殷琰反明帝假劬輔國將軍討之琰降不犯秋毫百
姓朱蘇生爲立碑史過其實建元四年故吏顏幼明
爲其廟銘龐堤爲廟讀夏侯敬友爲廟頌並附刊于
碑側水經注

南齊淮南王安碑永明十年

八公山上有淮南王劉安廟安與八公登山白日昇
天所昇之處踐石皆陷人馬跡存焉廟前有碑齊永
明十年所建按漢書安反誅葛洪明其得道事備抱
朴子及神仙傳水經注

後魏造三汲浮圖碑太和十二年

漢魏高祖講武碑太和十八年

太和十八年從高祖北巡屆于陰山之講武臺臺之
東有高祖講武碑碑文是中書郎高聰之辭也水經注
後魏比于墓碑太和十八年

朝歌縣南牧野有殷大夫比干家前有石銘題隸云
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記唯此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誌
也太和中高祖孝文皇帝南巡親幸其墳而加弔焉
刊石樹碑列于墓隧矣水經注

右後魏孝文弔比干文其首已殘缺惟元載字可識

其下云歲御次平闡茂望舒會於星紀十有四日日
惟甲甲按爾雅云歲在戊曰闡茂又鄭康成注月令
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後漢書孝文以太和十八年
十一月甲甲經比于墓親為弔文樹碑而刻之是歲
甲戌其說皆合其未嘗改元而稱元載者孝文以是
歲遷都洛陽蓋以遷之歲言之也金石錄

後魏比于碑陰
右比于碑陰盡記侍從羣臣官爵姓名按後魏書官
氏忘丘穆陵氏後改為穆氏今此碑自侍中丘目陵
亮以下同姓者凡三人字皆作目而元和姓纂所書

與此碑正同又碑自穆崇至亮皆姓丘目陵氏姓纂
亦云後改為穆而史但云姓穆者皆其闕誤金石錄
後魏大鴻臚卿鄭胤伯碑

右後魏鄭胤伯碑元和姓纂載滎陽鄭氏云曄生七
子白麟小白叔夜洞林歸藏連山幼麟號七房鄭氏
胤伯小白子也按後魏書幼麟傳云父曄生六子又
云幼麟五兄長白麟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
而無歸藏其序第亦不同又姓纂云小白名茂而史
云幼麟名羲疑自白麟以降皆其字也據碑與姓纂
皆云胤伯仕至大鴻臚卿而史言少卿者誤矣金石錄

後魏北海王詳石碣

涖水自靈丘縣逕御射臺南臺在北阜上臺南有御射石碑又西流南轉東屈逕北海王詳之石碣南御所廟石柱北而南流者也水經注

後魏北巡碑太和二十一年

右魏孝文北巡碑云太和二十一年修省方之典北臨舊京又云涉西河出平陽斜順唐遠指遊咸櫟路爾龍門遂紆雕軒按後魏本紀是歲正月乙巳北巡二月次太原至平城四月幸龍門以太牢祭夏禹遂卒長安汎渭浮河迺東歸與此碑所書皆合碑無題

首故依本紀為北巡碑也集古錄

南齊海陵王墓銘

右南齊海陵王墓銘長兼中書侍郎謝朓撰按謝朓傳朓當海陵王時為驃騎諮議領記室又掌中書郎後遷尚書吏部郎此誌題云長兼中書侍郎而據傳朓未嘗為中書侍郎史之闕也按南齊書劉峻為長兼侍郎中後魏臨淮王或為長兼御史中尉南北史多有此名蓋當時兼官之稱如唐檢校官之類也集古錄

跋海陵志後

海陵志在沈翰林括家沈慶曆中在金陵尉人以方石鎮肉視之有文刻乃此志也後為人借去不還遂亾所在此本今世殊難得然海陵乃齊世而沈云宋海陵王非也又云謝朓撰并書而志但云朓立耳然玄暉自以草隸名當時後人目以飛華滿目殘霞照人此志結字高雅必朓書也沈載此文於其書亦小異如溫文著性石本云著性嗣德方衰石本云方蹇晚夜何長石本云曉夜當以石本為是政和元年正月十一日黃某長睿父書

南齊桐栢山金庭館碑

永元三年沈約撰兒珪之正書

後魏定鼎碑

景明三年沈馥正書一名御射碑

右魏定鼎碑景明三年建在今懷州流俗謂之定鼎碑也景明魏宣武年號也碑云定鼎遷中之十年按魏孝文以太和十七年遷都洛陽至此景明三年蓋十年矣

集古錄

右圖經稱定鼎碑在懷州衙署其題曰御射之碑以其文有定鼎遷中之十載故自借其名如此不知定鼎遷都在孝文世而偶以文見之然字畫有法獨異於當時人所書亦見襲中國文物所致而夷俗汚陋漸革也魏書景明三年九月丁巳車駕幸鄴戊寅閱

武於鄴南十月庚子帝親射遠及一百五十步羣臣
勒銘於射所甲辰車駕還宮今碑所書年月與史相
合然自戊寅建庚子爲二十一日則自鄴至外而還
京師可以次考也不言幸懷溫等處自是可略然既
書親射勒銘不書其他迺記文於上似御射當在鄴
南然則此不當畧也北海王詳高祖南伐自洛北廼
詳與侍中彭城王並在輿輦陪侍左右至高宗射之
所高宗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唯詳箭不
及高宗箭所十餘步高宗嘉之拊掌欣笑遂詔勒銘

廣川
書跋

右後魏御射碑在今懷州按北史及魏書宣武紀景
明三年十月庚子帝躬御弧矢射遠及一百五十步
羣臣勒銘於射所即此碑也碑云維魏定鼎遷中之
十載又云皇上春秋一十有七據史及孝文弔比于
文皆云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至景明三年蓋九年
矣而碑作十載恐誤又史云宣武以太和七年生景
明四年當年二十而碑言年十七則當以碑爲據然
則宣武終於延昌四年蓋壽三十五歲而史以爲壽
三十三者亦誤也予按禮記問天子國君之年對者
皆不敢斥言今魏人乃書其君之年于碑豈禮也哉

金石錄

後魏太尉于烈碑

景明四年

右後魏太尉于烈碑云初以功臣子起家為中散轉屯田給事內都幢將遷在衛將軍而後魏書列傳云少拜羽林中郎遷羽林中郎將以本官行秦雍二州事遷司衛監以碑考之烈皆未嘗為此官又其父洛拔為黃郎鎮都大將而曰和龍烈為屯田給事而曰給納卒年六十七而曰六十五者皆史之誤又按烈始封昌國子改鉅鹿公按烈祖栗碑嘗假封新安公後賜爵新城男疑此亦假封也又改洛陽侯進封聊成縣開國子再進為開國伯

開國侯其卒追封為鉅鹿郡開國公蓋當時之制如

此魏書官氏志不載皆莫可攷

金石錄

後魏石門碑

正始元年

右魏石門碑云此門蓋漢永平中所穿自晉氏南遷斯路廢矣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衰斜遂開假節龍驤將軍梁秦一州刺史羊祠開創舊路詔遺左枝令賈三德共成其事起四年十月訖永平二年正月畢功其餘文字尚完而其大畧如此石門在漢中所謂漢永平中所穿者乃明帝時司隸校尉楊厥所開也厥自有碑述其事甚詳正始永平皆後魏宣武年

號也 集古錄

後魏瑤光寺碑 永平三年

後魏鄭道昭登雲峯山詩 永平四年

後魏天柱山東堪石室銘 永平四年鄭道昭撰

後魏鄭義碑 永平四年

右後魏鄭義碑魏史列傳與此碑皆云義榮陽開封人碑又云歸葬于滎陽石門東十三里三皇山之陽而碑乃在今萊州南山上磨崖刻之傳云義卒尚書奏謚曰宣詔以義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改謚為文靈今碑首題曰滎陽鄭文公之碑其末又云加謚

曰文傳載賜謚詔書甚詳不應差誤而碑當時所立必不敢諱其一字皆莫可知也 金石錄

右鄭義上碑初余為萊州得義碑于州之南山其末有云上碑在直南二十里天柱山之陽此下碑也因遣人訪求在膠水縣界中遂摸得之義之卒葬滎陽其子道昭永平中為光州刺史為其父磨崖石刻二碑焉按地里書後魏皇興四年分青州置光州領東萊郡隋文帝時罷郡仍改光州為萊州云 金石錄
梁檀溪寺碑房碑 天監十一年劉六延撰序鮑烟銘許璠正書
後魏張夫人墓誌 延昌元年

後魏車騎大將軍邢巒碑 延昌三年

右後魏邢巒碑云巒字山賓而史作洪賓其為梁州刺史碑云徵為都官尚書而史作度支後改為七兵尚書而史不載又巒為崔亮所糾據碑有戎車既班猶以在州之誣遭禁一暮而史以謂元暉高肇為巒申釋故得不坐者非也 金石錄

後魏鄭道昭哀子詩 延昌四年

後魏宣武皇帝御講碑 延昌四年

後魏王子晉碑 延昌四年

後魏淮陽太守桑鑿碑 延昌四年

後魏齊兗二州刺史傅公碑 熙平元年

後魏劉使君德化頌并碑陰 熙平三年

後魏兗州刺史元巨碑 熙平中立

後魏此間神寶修關城銘 神龜元年

右後魏此間神寶修關城銘題右將軍西中郎將叱間神寶銘又云維大魏神龜元年歲次戊午十一月壬午朔十日壬辰起功三十萬修治關城并作館第敬造三汲浮圖按後魏書官氏志及元和姓纂有叱門氏後改為門而無叱間氏蓋其闕漏也 金石錄

後魏兗州賈使君碑 神龜二年

後魏安東將軍孫公墓誌

神龜三年一云孫公仕瀛州刺史

右後魏孫公墓誌其名字鄉里年壽皆不載獨其末載贈官制書云故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棗強縣開國男孫蔚知其名蔚又云歸葬於世邑武遂知其為邑人也按後魏書儒林傳有孫惠尉其所書事跡與志皆合傳云先單名尉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蔚法師焉

金石錄

後魏定州刺史崔亮頌

神龜三年

右後魏崔亮碑題云魏鎮北將軍定州刺史崔使君至化之頌蓋亮常為定州既去郡人立此碑頌德爾

其間載亮所歷官甚詳與北史及後魏書列傳多合惟其自定州歸朝歷殿中都官吏部三尚書而傳但言自殿中遷吏部爾亮以正光二年卒而碑神龜三年建在亮卒前故自為侍中以後事碑皆不及載也

金石錄

後魏造碑像記

神龜中

右神龜造碑像記魏神龜三年立余所集錄自隋以前碑誌皆未嘗輒棄者以其時有所取也然文辭鄙淺多言浮屠獨字畫徃徃工妙惟後魏北齊差劣而又字法多異與諸家相戾意夷狄昧於學問所傳訛

繆爾然錄之以資廣覽也此碑字畫時時適勁尤可
佳神龜孝明年號魏書三年七月辛卯改元正光而
此碑是月十五日立不知辛卯是其月何日也當俟
治曆者推之

集古錄

後魏堯廟碑

正光元年

梁許長史舊銘壇記

普通三年陶弘景撰

梁開善寺大法師碑

普通三年蕭幾序蕭繹銘蕭詵

後魏兗州太守張猛龍碑

正光三年

後魏贈司空元暉碑

正光三年

右後魏元暉碑據後魏書列傳云暉征西將軍忠子

而北史以爲忠弟德之子令以碑考之北史是也又
碑云孝文時爲主客郎中而魏史言世宗即位拜此
官碑云神龜二年卒而史言元年卒者亦非是其餘
遷拜次第時有不同不盡錄也

金石錄

梁玉筍山清虛館碑

清虛館者梁天監中京兆杜曇承于廬陵王筍山建
之以栖遁而蕭侍中子雲景喬孫律守虔州重刻
茲記而書其後引王筍山寶錄以爲景喬自嶺南使
還登此山師曇承而道成上帝賜之王冊以爲元洲
長史治郁木福庭舉族八十二人皆仙去又於碑書

景喬之官乃曰黃門侍郎太子司徒左長史按梁初
景喬自太子舍人移丹陽郡丞出爲臨川內史遷出
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又出爲東陽太守太清元
年復爲侍中及祭酒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餒卒于
顯雲寺僧房年六十有三與王筍山錄所載乖異亦
猶漢史書淮南王安自殺而仙史謂其盡室上賓者
同也然方外之事固不可以常理測景喬仙去之事
道家書載之甚著唐世亦有過之于茲山者第恐其
餒卒晉陵道家所謂解化猶託劍驗火之類也至于
山錄稱其嘗使嶺南及爲黃門侍郎太子司徒長史

則誤蓋攷之於傳景喬第嘗爲太子舍人爲侍中爲
臨川爲東陽未始位黃門及長史并使嶺表也然予
嘗見子雲啓事梁武稱侍中南徐州刺史臣子雲而
傳亦不書其刺南徐則史家容有舛漏但太子官屬
初無長史乃見碑所題之謬也景喬文詞雖六朝駢
儷體故自清靡可喜要不失爲佳文至律所刻玉筍
上清宮碑題云社曇永撰則詞格淺俚與景喬所製
不儷然亦非當時語殆唐末五代人所爲假託杜君
耳清虛碑但云杜君爲豫章王左常侍耳而上清碑
末題云天監十五年立至題社君之官則云禮部侍

郎翰林學士其不稽古甚矣若律者其陋至此得無
媿厥祖乎獨其能傳景喬之文於石及立祠堂為可
取又所題碑後詞致一作凡近弗倫予頗為刪易并
錄二碑及南史景喬傳並置右方使觀者有考焉第
律重刻清虛字甚惡故但錄其文耳古樓觀之觀而
道家居皆目以館若宋宗虛館梁朱陽館為陶隱之
居置類甚眾至近古乃以館為觀蓋亦取仙人樓居之義
因辨此碑聊識于後政和六年歲在丙申九月二十
一日雲林子黃伯思長齋父書

梁茅君碑

普通三年孫文翰書

茅君碑三茅者盈太元真君固定錄真君衷保命僊
君皆漢景帝中元間人盈天漢四年道成至元帝初
元五年來江左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乘雲而去
至梁普通三年五百四十四年矣固至孝元時拜執
金吾卿衷宣帝地節四年拜上郡太守五更大夫並
解任還家修學成帝永始三年固為定錄真君衷為
保命僊君梁普通三年道士張繹建此碑孫文翰書
梁智藏法師碑普通三年

右梁智藏法師碑梁湘東王蕭繹撰銘新安太守蕭
幾作叙尚書殿中郎蕭挹書世號三蕭碑法師者姓

顧氏幾挹皆稱弟子衰世之弊遂至於斯予於集古錄不忍遽棄者以其字畫粗可佳捨短取長可矣集古錄

後魏郭太妃碑 正光三年

後魏望都令侯宗碑 正光三年

梁招隱寺刹下銘 普通三年

後魏邑義一千人造像記 正光五年

後魏孟思文等造像碑 正光六年

後魏方曇洲等造像記 永安三年

後魏范陽王碑 太昌九年

右後魏范陽王碑云王諱誨高祖孝文皇帝之孫大
師武穆王之子今世所傳後魏書北史孝文諸子列
傳皆文字脫落不完惟孝明紀載孝昌二年封廣平
王懷度長子誨為范陽王以此知其為懷子據碑云
懷謚武穆而傳云文穆者誤也誨仕至僕射為爾朱
兆所殺事見莊帝本紀 金石錄
後魏御史臺雙塔頌 永熙二年
後魏賀拔岳碑 永熙三年
右後魏賀拔岳碑岳當時名將也北史及後魏書皆
有傳初為爾朱榮親將其後齊神武使侯莫陳悅害

之爾朱榮凶殘狂悖蓋魏之莽卓也而此碑乃以為圖伊霍之舉豈不可矣也哉然魏收為魏史受榮子文畧之賂亦以榮子比韋彭伊霍乃知貪鄙無知之徒世不乏人也按莊帝諸書皆作孝莊而此碑獨作孝壯疑書碑者之誤

金石錄

東魏東平太守劉霸碑

天平元年

東魏造石碑像記

天平元年

東魏相州刺史徐雅碑

天平二年

東魏膠州刺史祖淮碑

天平三年

右東魏祖淮碑云君膠州平昌安丘人也六世祖逖

又云其卒贈膠州刺史按後魏永安中分青州置膠州隨開皇五年改為密州焉

金石錄

東魏大覺寺碑

天平四年韓毅隸書

右東魏大覺寺碑在洛陽碑陰題韓毅書據北史毅魯郡人工正書神武用為博士以教彭城景思王攸當時碑碣往往不著名氏毅以書知名故特自著之也然遺跡見于今者獨此碑爾

金石錄

東魏大覺寺碑陰

右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孟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

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至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自是舉世凡漢持石刻皆目爲漢隸有一士人力主此論予嘗出漢碑數本問之何者爲隸何者爲八分蓋自不能分也因覽此碑殺自題爲隸書故即誌之以祛來者之惑

金石錄

東魏高翻碑

元象元年

右東魏高翻碑齊獻武王歡叔父也魏書本傳云以元象中追加贈謚碑後題建立歲月文字殘缺惟有魏元字可辨又云歲次己未按東魏孝靜以元象二

年十一月改元興和是年歲次己未此碑蓋元象二年建也

金石錄

東魏張烈碑

元象元年

右東魏張烈碑在今青州界中文字磨滅以事考之蓋張烈也案北史列傳烈爲家誠千餘言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誠立碣而已即此碑是也其卒葬年月殘缺不可辨傳亦不載惟青州圖經稱卒於元象中云

金石錄

東魏賈思同碑

興和二年

右東魏賈思同碑思同與其兄思伯後魏書皆有傳

云青州益都人今其墓乃在壽光縣而思伯之碑亡矣

金石錄

東魏張早墓誌

興和二年

